



唐宋名家文集

苏轼集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名家文集·苏轼集/(北宋)苏轼著;/李之亮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3
(国学经典)
ISBN 978-7-5348-3287-1

I. ①唐… II. ①苏… ②李… III. ①古典文学-作品集-中国-唐代②古典文学-作品集-中国-北宋③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北宋 IV. ①I214.01②I214.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1590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9.25

字数:252千字 印数:1—5000册

版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唐宋名家文集·苏轼集

前言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生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六岁。他是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的进士。说起他考进士，笑话一大堆。四川的乡试、京城的会试、皇帝面前的殿试，他都耍了鬼把戏。乡试时，他和弟弟苏辙被安排在对角儿的两个座位上，苏轼接过题目一看傻了眼：考题出自什么书，他一点儿印象都没有。那时候的考试，如果不知道考题出处，根本写不出一个字儿来，干等着得零分拜拜。斜对面儿的苏辙见哥哥抓耳挠腮，想帮他一把，可监考的人恨不得比考试的举子还要多，这个弊可怎么作呀？到底是苏氏兄弟，苏辙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不慌不忙地抓起笔管儿轻轻吹了几下，苏轼一看，喜出望外，于是奋笔疾书，即时交卷，得了高分。您猜这个弊是怎么作的？原来苏辙吹笔管儿是在告诉哥哥：这句话出于《管子》的注文。到了次年会试，欧阳修担任大主考，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答卷里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思是法官皋陶多次要处死罪犯，帝尧却多次要赦免此人。欧阳修读罢大为叹赏，想把他置为第一，同考官王珪提醒欧阳修说：这两句话不见于经书，很可能是举子瞎编的。欧阳修无奈，只得把他列在第二。您看苏轼胆子有多大，造谣居

然造到帝尧头上了。事后欧阳修问他此典出自何书，苏轼一笑答道：“何须出处！”到了殿试，该轮到苏轼帮苏辙了：这回的考题是《礼义信足以成德论》，苏辙弄不清出处，苏轼假装着急发怒朝监考吏人索要砚台，边拍桌子边骂：“小人哉！小人哉！”苏辙一听，立刻明白此题出自《论语》的“樊迟学稼”注。这是孔子当年骂樊迟的话：“小人哉，樊须也！”看人家二苏的作弊水平，再看现在考生的手段，不得不哀叹“今不如昔”呀。

宋朝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进士前三名一般都不需要待阙，可以直接授予州郡通判的高官。按说苏轼名列前茅，当个副局级的通判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惜老天不作美，还没等授官，当年四月（殿试最终结果就是在当年的三四月间公之于世），老家的奶奶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法，为直系长辈尽孝守丧是天经地义的头等大事，马虎不得，所以苏轼不得不回到眉州，为祖母守孝。等他孝期已满回到汴京时，仅得到一个河南府福昌县主簿（福昌县办公室主任）的小官。他能服气吗？可巧第二年朝廷组织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策问的小规模考试。只要有高官举荐，不论是布衣还是进士，都有资格参加。制科考中后，便成为国家挂上号的重点培养对象了），苏轼兄弟双双参加了这次考试，又取得了轰动朝野的斐然成绩。于是嘉祐六年，苏轼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凤翔府就是今天陕西的凤翔县，别看今天不大，在宋朝可是数得着的大都市。在这里当签判，比州郡通判低不了多少，也算没委屈他吧。三年任期满后，回到汴京，已经是仁宗驾崩、英宗在位的治平二年（1065年）了。英宗本想破格提拔他担任翰林学士，宰相韩琦认为再好的干部也不可以提拔太峻，于是给了他一个“判登闻鼓院”的差事，大致相当于国务院信访办主任，级别不算低了。随后再次参加秘阁考试，中了最高一等，于是改为“直史馆”。在宋朝，士子能进入史馆工作，那可真是前途无量，直上青云应该是指日可待了。怎奈噩耗连连，先是结发妻子王弗病

故，接着是父亲苏洵病故，全都赶在一块儿了。苏轼不得不再次回到家乡处理这一切。等到他再回汴京时，国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宗辞世，神宗即位，王安石变法箭在弦上。苏轼先任判官诰院（相当于今中央组织部一个司局长），一年多以后，因为和王安石政见不合离开朝廷，当了几天开封府推官，接着到更远的杭州当通判去了。此后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中国很多的文人都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就是心理阴暗：谁太强太优秀了，非把它整垮、骂垮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说得再俗一点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这点儿德行早在庄子的著作里就被揭露得淋漓尽致了：哪棵树长得又粗又大又高又直，随时都会被人齐根儿砍掉；倒是那些长得歪七扭八不成材料的树没人搭理，能活一千年。所以人家庄子甘愿做歪脖子树，拒绝成为栋梁之才，真是聪明绝顶。闲话少说，苏轼当时名满天下，很多文人都心里不舒服——这么个人活着就令人芒刺在背，再加上他对新法不以为然，必然成为小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也得拔了他。刚到湖州没俩月，苏轼便被诬以反对新法、侮慢皇帝的大罪拿到了京城御史台，定为“御案”，严加审问。虽然最终因不少官员如退休副相张方平、当朝副相吴充、谏官司马光、同榜进士章惇等极力救解，太皇太后曹氏也给神宗施加压力而没判死刑，还是被一脚踢到了黄州（今湖北黄冈），担任了一个“不签书州事”的团练副使。因为居住地叫东坡，所以他给自己取了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号，叫做东坡居士。苏轼在这里一待就是五年，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才被调到汝州，“职务”依旧是团练副使，唯一的恩典是离京城近了些。一年后神宗去世，司马光执政，苏轼立刻被任命为登州知州；到任七天，又被召回朝廷，授予礼部郎官；半个月后，任命为起居舍人；几个月后又升任中书舍人；次年再升为翰林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您如果了解什么叫“一朝天子一朝臣”，看看苏轼的履历就全明白了。然而好景不长，元祐

二年（1087年）九月，宰相司马光去世，朝廷里开始暗流涌动，被弹压下去的变法派人物纷纷摩拳擦掌，私下里做着卷土重来的准备。元祐四年（1089年），备受攻讦的苏轼实在受不了，主动请求出为外任，得到了杭州知州的任命。躲了两年，被召回朝，担任了翰林学士承旨（翰林院院长）。干了几个月，还是受攻击，便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当知州去了。改任扬州知州未久，再次回朝担任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一生中当过的最大的官。这一年是元祐八年（1093年），是北宋的大灾之年，更是苏轼个人的大灾之年。由于太皇太后高氏去世，给了新法派一个最佳的反攻契机。就苏轼本人而言，先是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接着是朝廷剧烈动荡，苏轼首当其祸，被赶出京城，担任了定州（今河北定州）知州，没几天，便因莫须有的罪名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走到半路，再贬为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您了解什么叫“安置”吗？我只说一句您就能明白：元丰年间到黄州，好赖还给了个“团练副使”，算是朝廷命官；如今安置在惠州，连这点面子也没了。苏轼在惠州待了三年，噩耗再传：因为“罪大恶极”，继续贬为“昌化军安置”。昌化军在今天海南省昌江县的昌化镇——那可真叫北部湾的一颗明珠啊！这一年是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六十二岁。从没有见过大海的苏轼老人，在这风景秀丽的海滨小镇免费不带薪旅游了三年，哲宗死了，徽宗即位了。宋朝有个规矩，新皇帝登基都要大赦，苏轼也不例外，元符三年（1100年）的五月，已经在海南熬了三年的苏轼得到了一个惊天喜讯：朝廷特赦他离开海南回到内地，安置在廉州（今广西合浦）。悲喜交集的苏老刚刚揩干激动的热泪便上路了。当年八月，朝廷里的新党知道他已经没有任何东山再起的能力，于是“善心”大发，再赦他“永州（今湖南永州）居住”，走到英州时又接到圣旨，授予他“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任便居住”。提举成都府玉局观是宋朝特有的祠禄官，即光拿俸禄没有职事的“官”；“任便居住”好理解：反正是个大闲人，

爱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吧，没工夫搭理你了。苏轼早年在常州买过几亩地，于是决定到那里安度晚年。然而已经六十六岁高龄、身心备受摧残的东坡老人实在抗不过天命，次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

这位中国历史上千古一人的伟大文学家、艺术家，用他丰富的诗歌、散文、词曲、书法、绘画作品以及对儒学经典、诸子百家、文学理论、中医中药、佛教道教、音乐舞蹈、饮食养生、格致方技、天文博物、自然物理方面的深湛研究，更以他能容纳整个山川宇宙的阔大胸怀，吸引、感动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我之所以说他是“千古一人”，是因为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在广义文化领域中的造诣超越他，哪怕是和他比肩接武，都绝对没有一丁点儿可能。世间一切的微观和宏观，经他一番点化，便立刻成为神奇。连后来想把他置于死地的政敌李定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才能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位旷世奇才，胸中既有一粟又有沧海，既有蜉蝣又有日月，更有世上的苍生黎元，所以造就了他无比开阔的襟怀。他大多数时间里聪明绝顶，唯独在当官儿这一点上，却时时显得那么幼稚可爱。今天我们说得如此轻松，殊不知“幼稚可爱”这四个字，却是用苏轼多少年遭受贬谪和监视居住的沉重代价换来的。严格意义上说，他不是块应该丢进仕途的材料，这是他的本性决定了的。宋人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说，按照少年苏轼的个人意愿，他既不想结婚也不想考进士做官，只想隐于山林草泽读书为乐。然而上天却似乎有意要让这位稀世奇人经受世间的种种磨难。南宋人高文虎在他的《蓼花洲闲录》中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梳理一下，意思是说苏轼对天下所有人都充满了爱心，不论是聪明愚钝，都能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他曾经说：“我

上可以陪伴玉皇大帝，下可以和救济院里的乞丐成为朋友。”他弟弟苏辙性格内向，对人有防范之心，曾经告诫他哥哥与人交往一定要谨慎，别让人家给坑害了。苏轼回答说：“在我眼里，天底下没有一个坏人啊。”不过他也承认：“这的确是我的一个缺点。”多么可亲可爱的一位古人！翻遍五千年的中国史，您还能找出这么“不精明”、这么“缺心眼儿”的堂堂大学士吗？上面说到，他其实本不该是个踏入肮脏仕途的人，因为他的性格与为官者的性格相差太远太远了。他的《亡妻王氏墓志铭》话语不多，却用了相当的篇幅记载他在凤翔府时的一幕幕：“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意思是说妻子王弗跟随苏轼到凤翔府，苏轼出外公干，王弗没有一次不仔细询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事，和什么人打交道，等等，还要叮嘱他：“你离家人远，一切都必须小心谨慎。”苏轼在客厅里接待客人，王弗都要在屏风后面细细地听，客人走后，她便会苏轼说：“此人不是个厚道人，说起话来过于油滑，专拣你爱听的，你何必跟他多费口舌？”有个前来和苏轼套近乎想交朋友的家伙，王弗说：“看样子你们长不了。此人与人相交太急切，一旦你没了利用价值，他甩开你时同样也会如此急切。”日后证明王弗所说都极为准确。看来在人事方面，王弗确实比苏轼聪明，确切地说，这小两口儿的聪明没在同一个平台上。

因为苏轼活得光明坦荡，胸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阴翳，所以说说话做事几无遮拦，也从来不计后果。熙宁四年担任判官诰院时，王安石想变革科举考试的内容，苏轼跟他抬起杠来，惹得王安石大为恼火，一个命令把他赶到开封府推官的位置上去——你不是到处逞能吗？让你一头扎到审不完的案子里去。您说多个心眼儿的人谁会跟当朝首相拍

死杠啊。可在苏轼身上，这还算是轻的，他还敢跟皇帝过不去呢，牛不牛？还是在这一年，神宗皇帝想孝敬太皇太后曹氏和自己的母亲皇太后高氏，在京城订了几千盏浙灯的货，准备元宵节时张挂。事到临头，朝廷又想节约开支，压低灯的收购价格。身为开封府推官的苏轼闻知后一脑门子气，立刻上了封《谏买浙灯状》。状中说：“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真够咄咄逼人了。您看明白了吗？苏轼说：卖灯的百姓都是些小手艺人，不是大款，大款人家也不干这种事啊。这些手艺人举债购买了原材料，盼了将近一年，穿衣吃饭，就指望把这些灯卖了呢。陛下身为万民之主，要买也得加价购买，怎么能给人家压价呢？这件事看起来不算大，可造成的恶劣影响却绝不可低估。奏本递上去之后怎么样了呢？神宗该压价还是压价，苏轼却倒大霉了。《东坡先生年谱》说：“御史知杂事诬告先生过失，未尝一言以自辩，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御史大人弹劾苏轼目无君上，实在可恨。苏轼没说二话，自请出京，于是到了杭州。因为篇幅所限，不能举例太多，总之他大半辈子做的这种傻事绝不止十件八件，而且记吃不记打，真是“此乃一病”！直到到了黄州才稍有醒悟。在《答李端叔书》中自我解嘲地说：“想当初苏某应的制科是直言极谏科。考了个有宋以来的全国第一，于是自认为应该遇事就直言极谏才是听皇帝的话，为皇帝效忠。”殊不知谏一次贬一次，如今贬到海南岛来了，这才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傻。朝廷设的科目仅仅是个科目呀，自己怎么给个棒槌就认真（纫针）了呢？您说这种人适合当官吗？这就是“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苏轼！

不过也别全信苏轼自己说的，他有时候也骂人。说到骂人，宋朝人最会骂。而宋朝人里，苏轼最会骂。举两个例子，就知道啥叫“国骂”的最高境界了。司马光执政之后，将王安石制定的所有新法一概

废除。苏轼被召回朝之后，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极端，并指出熙宁新法不是一无是处，要区别对待，比如王安石改原来的差役法为雇役法，就对百姓有利，不必废除。司马光是个很倔的老头儿，听不进去。苏轼却喋喋不休地给他讲道理，直到司马光“色忿然”，还在那儿说个不停。被司马光撵出政事堂后，苏轼气得发昏，大骂：“司马牛！司马牛！”司马牛是孔子的一个弟子，苏轼活学活用，说司马光简直倔得像头牛。水平！苏轼这辈子受王安石的气不少，贬到黄州也和王安石不无干系，所以对王安石，苏轼有一肚子的怨恨，能不骂他？不过苏轼骂王安石，那叫一个绝。在黄州时，有一次苏轼请客。宋朝的文人喝酒要有酒令儿，而且都是些雅玩意儿，不像今天“老虎杠子鸡”之类，俗不可耐。他出了个什么酒令儿呢？约定每人先讲一句典故，然后必须用《周易》中两个双卦名作为概括。《周易》一共六十四卦，双名的有十五个，依次为《小畜》、《同人》、《大有》、《噬嗑》、《无妄》、《大畜》、《大过》、《大壮》、《明夷》、《家人》、《归妹》、《中孚》、《小过》、《既济》、《未济》。您想这难度有多大？不过宋朝读书人玩儿的就是学问，不像今天读书人，本来没什么学问，却偏偏觉得自己是个大师。一个先说：“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意思是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都是同心辅佐主人的，的确是“大有同人”，不为不妙。又一个说：“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说东汉刘宽的婢女上菜时不小心把主人的衣裳泼脏了，那也是自家人犯了点小过错。轮到苏轼，缓缓说道：“牛僧孺父子犯法，《大畜》、《小畜》。”表面上在说唐朝宰相牛僧孺和他儿子牛蔚都因罪遭贬，实际上却在骂王安石和他儿子王雱，一个是畜生，一个是小畜生。神了！

在苏轼身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色彩体现得格外浓重。儒家认为士子应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苏轼一辈子的确如此。道家认为养生甚至成仙是可以实现的，苏轼在“藏”的境遇之中绝没有

怨天尤人，而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孜孜矻矻地研究养生之道。佛家主张涅槃更生，苏轼毕生敬佛，与高僧的交往几乎多于士大夫。直到临终，还在和径山长老惟琳谈经说偈，他感叹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意思是说西方乐土不是不存在，只是现在实在是用不上力了。后学钱世雄鼓励他说：“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先生一辈子敬佛，再加把劲儿啊。苏轼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着力即差。”越使劲儿就越错——这是他活了六十六岁后的大彻大悟。他真说对了：他着力的仕途的确是动辄出错甚至犯法，而他没有着力的除去仕途以外的一切领域，却都没有出错儿——这些没有出错儿的方面合起来，超过了一万个达·芬奇。

苏轼的话题，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是回到他的散文创作上来说几句吧。一般人评价苏轼散文，都会用“纵横捭阖”来形容。的确，他的散文气势恢弘，汪洋恣肆，和他父亲苏洵的风格有些相近，却和苏辙的婉转柔丽相去甚远。苏洵、苏轼父子的性格也相近，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这父子二人的散文受《战国策》影响较深，加之他们先天就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气概，写起文章来如游龙来去，倏忽万变，却又万变不离其宗——把架势摆足了，把气运足了，把读者的胃口吊足了，他又回来了！这真是别人想学都学不来的大本事。比如上面提到的“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仅此一句，您就能感受到它具有何等的张力，难怪欧阳修、梅尧臣这等文坛巨擘看了之后都眼睛放光，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大气象啊！他的《赤壁赋》，被后人誉为与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交相辉映的赋体双璧，千余年来无人望其项背。其实那本是苏轼身处逆境的一种感慨，却已经是气象万千、气冲牛斗了。大凡读过几年书的国人，有几个不会背诵此赋的？说到“牛斗”，自然会想起此赋当中那句“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又想起明末清初有个叫张尔岐的人写的《蒿庵闲话》，书中批评说：“东坡文字，亦有信笔乱写

处。……七月日在鹑尾，望时日月相对，月当在娵訾。斗、牛二宿在星纪，相去甚远，何缘徘徊其间？坡公于象纬未尝留心，临文乘快，不复深考耳。”这段话有点儿过于专业化，大意是说苏轼写《赤壁赋》的七月里，月亮应该在十二星次的“娵訾”这一次上，距斗宿和牛宿很远（十二星次依次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并因此断定苏轼不懂星象胡编乱写。古往今来总有那么一些所谓“学者”，眼睛很喜欢盯着别人的错处，哪怕是针鼻儿小的错处，也会铆劲儿夸大，然后证明作者很无知而他很聪明、很博学；甚至别人并没有错，也会拿着高倍放大镜细细搜索，大发议论，以证明作者非常无知而他非常聪明、非常博学。用句韩愈的话，这叫“小人不乐成人之美”。其实苏轼这句话无非是说月亮在高空徘徊，“牛斗”仅仅是太空的代名词而已。试想，如果今天有人形容某位英雄“豪气冲牛斗”，还需要预先考证此时此刻牛、斗二宿处于十二星次的哪一次吗？如果按照张尔岐的意见，苏轼这句话就应该写成“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娵訾之间”了？真有意思！

苏轼的散文究竟好在何处，读者最有发言权，所以我还是少说为佳。这个选注本，大部分选自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另选入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未录而我认为相当优秀的几篇文章。在写这本小书之前，我已经把苏轼所有散文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和编年，书名叫做《苏轼文集编年笺注》，2010年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共计十册。是书既是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下达的重点项目，又是四川出版集团圈定的重点项目。如果读者感到读这本小书不过瘾，还不能充分感受冲塞天地的气量，可以看看我耗费数年整理的那本全集加注、外加作品编年和详尽附录的苏轼散文。还有一句话必须要说：由于时间仓促，书中若有注译不妥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不吝批评。

李之亮

2009年8月

目 录

前赤壁赋	17
后赤壁赋	22
六事廉为本赋	25
刑赏忠厚之至论	29
留侯论	33
决壅蔽	38
贾谊论	45
六国论	51
教战守策	59
定军制策	65
谏买浙灯状	72
缴进范子渊词头状	79
刑政	82
江行唱和集叙	87
范文正公文集叙	89
六一居士集叙	95
田表圣奏议叙	101
徐州鹿鸣燕赋诗叙	104
文与可字说	108

仁说	111
刚说	114
方山子传	119
上梅直讲书	123
答谢民师书	127
答秦太虚书	132
答李端叔书	138
醉白堂记	143
李太白碑阴记	148
喜雨亭记	151
凌虚台记	154
超然台记	158
墨君堂记	163
放鹤亭记	166
文与可画筧筍谷偃竹记	170
石钟山记	175
眉州远景楼记	179
密州通判厅题名记	184
钱塘六井记	188
庄子祠堂记	193
李氏山房藏书记	197
众妙堂记	201
思堂记	204
二疏图赞	207
文与可飞白赞	209
石菖蒲赞	211
游沙湖	214
记承天寺夜游	216

游白水书付过	218
记游庐山	220
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	223
表忠观碑	226
伏波将军庙碑	234
淮阴侯庙碑	239
潮州韩文公庙碑	243
司马温公神道碑	251
唐陆鲁望砚铭	269
天石砚铭	270
六一泉铭	272
三槐堂铭	275
思无邪斋铭	280
择胜亭铭	282
祭司马君实文	286
祭韩忠献公文	289
惠州祭枯骨文	292
朱亥墓志	294
亡妻王氏墓志铭	296
朝云墓志铭	299
荐鸡疏	301
东坡羹颂	303
养老篇	305
徐州谢奖谕表	306
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	309
祭常山祝文	311
北岳祈雨祝文	313